

战国末年，“立夏”——这个炙手可热的节气，就被智慧的华夏先祖，科学而准确地界定，紧紧地攥在手掌，迎接夏天。

春播经过萌发，一棵棵嫩芽，突破洪荒与瘠薄、黄沙与大风、寒流与春汛的重重围剿，吮吸着农人手掌的养分和温暖，在顽强地天天拔节，日日长大，亭亭玉立在大地上。

先人的目光为之一闪，美梦大开——在未来辛勤的劳作里，收获增大、又大、再大、更大、巨大(那时“大”和“夏”同意)……

一派憧憬的幻象，在先人的血里兴奋、沸腾、膨胀。从骨骼里绽出的耐力，摧毁拦截了数不尽的灾难，一个和天下一样大的金黄，起起伏伏，完美无缺地澎湃在金秋里……

对！这个转型的节令，就叫“立夏”！

从此，美妙的理想和恢宏的追求，总是落地有声。

我们的先人，个个是硬汉。挺起古铜色的脊梁，铿锵的劳动号子，永不停歇的奋斗呐喊，打破了黎明的宁静，穿越了春夏，喝退了一次次洪水的汹涌，浇漓了一个个大旱的山梁，铲除了骇人听闻的蝗患，消灭了各种虫病的漫卷……

百折不挠的荫庇里，报恩的稻谷、麦子、豆类们成群结队，旺盛向上，从容抽穗、灌浆、成粒、结荚、饱满，金艳艳，黄灿灿，沉甸甸……

于是，圆满的日子绵绵不绝，血与火的光芒呼啸，滚动着华夏大地上的岁月……

星移斗转，历史已然派出二千二百多个立夏节了！今天，在我们流金的家园里，诗意的追求，不断地攻克大自然的密码。

科学接替了蒙昧；智慧取缔了笨拙；机械轰鸣终结了血汗的劳动号子；宽敞的水泥路，赶走了泥泞的小径；优选的作物品种，挺拔在丰收的田畴；小康垒起了与朝霞比美的高楼；旧的事物，不断被新的拼搏替代……

在我们古老奋进的国度里，不管如何穷尽想象，也难以描绘智慧创造的乡村巨变。唯一未变的，是先人血脉里遗存的理想，丰碑般高耸在祖国的沃土上。万众一心辟开的新路，阳光如流，宽广明亮。



立夏



■梁艾利(广东)

母亲在20岁那一年生下了我，据说我出生的时候重达九斤，是一个巨大儿。在毫无保障的乡下，冒着生命危险，顺产生下了我。

那一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却突然高烧不退，急剧地消瘦。入院检查，我被初诊为白血病。初诊刚出来的第二天，我发现母亲额头的一撮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，原来一夜白头是真的。那个冬天，母亲白天陪着我往返医院。入院以后，母亲每晚陪着我，且睡在床的另一头，抱着我的双脚入睡，为我取暖。母亲没有在我的面前表现悲伤，甚至没有落泪，她只是陪着我，每天给我换着花样做好吃的，力所能及地尽量让我多吃一口。

骨髓穿刺结果出来的那一天，医生告诉母亲，只是骨髓感染，不是白血病。我看到母亲瞬间蹲坐在地上，掩面痛哭……

那一年，我遇到一个男子。母亲看出对方并非我的良人，极力劝阻。年轻无畏的莫

名的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把控好未来的生活，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，并不把母亲的劝阻放在心上。

那年过年前，男方劝我与他一起回湖南老家过年，见家长。我答应了。出发前，恰逢南方遭遇百年不遇的冰灾，母亲每日看着电视新闻里关于冰灾的报道，忧心忡忡。母亲每日都劝我不急于一时，等冰灾过后再做决定，年轻的我并不懂得父母的担忧，一意孤行。出发的那一日，母亲一大早出去，天寒地冻的时节，不知道她在何处采得一桃枝，扎成小小一束，放在我的包里，告诉我这是辟邪保平安的，一直叮嘱我路在要小心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年，母亲一天打来三个电话，冷不冷？习不习惯？对方家人待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委屈……

后来我结婚了，后来我又离婚了，后来我生了一个孩子，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孩子。母

亲一直照顾着我，我的生活，我的月子，我的身体，我的一切。母亲的口头禅便是：我不放心，别人照顾你，我不放心！我这一个妈妈的女儿，从来没有让她放心过一日。

十年前，母亲查出了肾衰竭，从此走上了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这个病是需要钱的，需要很多的钱。于是母亲开始隐瞒她的病情，不舒服的时候会一直忍着，也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增加透析的次数，目的就是要省钱，不能给我们添麻烦。可是她也一直在坚持着，因为她还不能放心我……

终于在一次透析后，母亲突然陷入了昏迷，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
我的前半生，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之下。从今以后，再没有关心我累不累，没有人关心我爱吃什么，没有人关心我的腰还痛不痛……

妈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您放心吧！

■刘金艳 陈青枝(温泉)

N7床，旁边N6床是一位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患者，一直悬挂着“接触隔离”的蓝色标识牌。三四天后，N7床开始出现高热、咳嗽、浓痰，床旁胸片显示患者大面积肺部感染，痰培养结果与N6床一致。看到结果我内心咯噔一沉，不禁开始反思自己日常的种种感控措施的落实？年轻的我总觉得院感不就是老生常谈的手卫生，日常按时更换一下消毒液，预防和控制感染所填写的一张张表格吗？我时常怀疑做这些意义何在？

直至这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控措施的严格落实同治疗和护理一样，有时也是可以挽救患者生命的呀！

控无小事，责任重如山！此刻，感控在我的眼里是红色的。是一个个鲜红的警示牌，是一项项患者的红色指标，是一幅幅标红的流程图，是监护仪上跳动的一串串红色数字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化身患者的特护，守护在患者床前，每天按照感控老师的要求逐项落实各项控制措施。给患者做操作时再也不敢偷懒不穿隔离衣；实施各项护理操作，再忙也要严格按指征进行手卫生；八小时一次的口腔护理、擦拭消毒物表、测定气囊压力、抬高床头……我不敢有丝毫马虎。

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，患者体温下

降，逐步脱离了呼吸机，痰培养连续两次检测阴性，解除隔离，转出监护病房。看着家属欣喜的面容，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了院感工作的意义和重要价值！

此时感控在我眼里是绿色的，只有踏踏实实践行各项院感标准，认认真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患者才能顺利通过这道感染的关卡。

2022年，海南新冠疫情爆发。我和同事一起昼夜奔赴海南，冲锋在第一线。到达酒店后，医院感控科立即对所有队员进行防护用品穿脱的强化培训，操作考核人人过关后，方才批准开始工作。搭建核酸采样点、划定清洁区、污染区、规范收集医疗废物，这都是院感老师未雨绸缪必须规划完成的工作。任何时候，感控先行！

如果说一线医护人员是“疫情风雨路”上的逆行者，那么感控工作者就是为他们保驾护航的“撑伞人”。

就这样，我和来自不同科室的20多位医护人员共同坚守了28天，终于迎来了抗疫的胜利，以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成绩为抗击疫情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走出隔离酒店的那一天，阳光灿烂，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，此刻我眼里的感控是金色的，是希冀的颜色，是青春无悔付出的颜色，是那袭白色战袍背后坚强后盾的颜色！

豆娘

■熊君红(通山)

等了半晌，依然不见豆娘来吃饭。杨庄主在大堂徘徊。

管家低声说：“老爷，已差第三个丫鬟去请了。”

“算了。是我惯坏了。”杨庄主摆摆手，“一个女孩子，想做酱油，哼，异想天开！”

杨庄主祖上开酱园做酱油，四海闻名。杨庄主五十岁才有了女儿豆娘。豆娘一岁半，夫人病逝。杨庄主怕豆娘受委屈，视为掌上明珠，一直不曾续弦。豆娘也真够任性的，八岁哭着闹着要读私塾。唉，惹尽乡邻笑话。十三岁那年，她竟然偷偷女扮男装，跑到湖南岳麓书院读了两年新书，还结交了什么异性同窗，简直是要逆天呢。幸好杨家不差钱，什么事都能摆平。这不，读书回来，鬼使神差，又要做酱油。整得杨庄主脑子嗡嗡的。

杨氏酱油汁浓香醇，味鲜耐储，营养丰富。因酱油表面结出一层厚厚的冰晶，俗称冰油。传说有一年，乾隆皇帝游江南，尝到用它做的菜，龙颜大悦，钦点为贡品。如此一来，杨庄主的酱油生意很是兴隆，奈何杨氏祖训有云：秘方传男不传女。

真是两难啊！这也正是杨庄主的一块心病。“豆儿啊，你说你学习琴棋书画，学习女红，哪样不好？做酱油是粗人们的事。”杨庄主让小姐回绣楼。

“娘啊……”走了几步，豆娘突然甩开丫鬟的手，双膝跪地痛哭不已。见女儿哭娘，触及杨庄主的痛处，只得同意：“好好好，你到酱坊去帮忙吧。”

没多久，冰雪聪明的豆娘就能独当一面了。豆娘终于得到允许，可以单独酿制几缸酱油。到了出酱油那天，杨庄主在酱坊坐定。只见豆娘用长柄提勺，舀满酱油，倒入蓝花金边小碟盖内，捧到父亲面前。杨庄主凑近闻闻，眉头微皱，端起酱油喂了一小口，猛然吐出来：“呸！”

豆娘忙问：“爹，怎么了？”

杨庄主满脸阴云，不搭话，起身离开。

豆娘又悄悄问管家：“我爹咋回事？”

管家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小姐，你草率了，原料里有霉变黄豆，酱油倒味了。”

豆娘仔细追查，查到了堂兄身上。杨庄主的二弟，好说歹说，把游手好闲的儿子送到酱坊，交给大哥管教，想着兄长能把酱油绝技教给儿子。谁知此儿积习难改，偷偷往豆娘的用料中混入烂黄豆，换出好黄豆卖钱买酒喝。

因为此事，杨庄主罚豆娘蒸煮八担黄豆。管家小声嘀咕：“小姐那是冤枉，代人受过啊。”

杨庄主说：“难道我不知道？女孩子家家的，吟诗绣花，多好，偏要做酱油。哼，趁机让她断了这个念头！”

连续几天，丫鬟一趟趟禀报杨庄主：“小姐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，瘦成了一把骨头，只怕命不久矣。”

杨庄主听了，甚是烦恼，在房里来回踱步：“冤家哟！真的惯坏了……去，告诉豆娘，就说我让她重回酱坊。”

某天夜里，管家急匆匆来到正房，说：“老爷，人赃并获！您侄儿……”

杨庄主惊异地问：“他又掺假？”

管家吞吞吐吐说：“岂止掺假？他还倒卖黄豆。”

杨庄主气恼地说：“你把那不成器的货，送交给我二弟……等等，记得结清他的工钱。”

又一轮新酱油出缸了。杨庄主品尝过后，满意地点点头：“离正宗杨氏酱油还有距离，要努力。”从此，杨庄主把祖传秘法，一一教给豆娘，还刻意带豆娘谈生意，读账本。

又过了两年，杨庄主心里像塞了团棉花。几年前，媒人来杨家跟赶集儿一样，门槛踏破三条，可眼下……唉，不想了。

一天，豆娘拉上一个后生直奔房门口喊爹。杨庄主正想着心事，没太在意。豆娘扯了那后生一把，低声说：“跪拜呀。”后生一头雾水。豆娘扯掉头巾，一头黑绸缎长发像瀑布般倾泻下来。惊得后生连连后退。豆娘转头冲后生嗔嘴浅笑。后生一个激灵，朝杨庄主双膝跪下，口呼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！”

杨庄主大惊，岳父？这是随便喊的？豆娘急忙红着脸解释：“这就是我岳麓书院的同窗师兄王川……”杨庄主这才记起管家说酱坊新添了一名小工。小工来自湖南，识字。见后生俊朗憨厚，身材壮实，心中颇喜。

二小成亲之日，杨庄主喜笑颜开，把一枚刻有“杨氏酱油坊”的印章和几页泛黄的稿子放到豆娘手中。泛黄的稿纸上是杨氏祖上好看的蝇头小楷：《杨氏冰油制作技艺》。